

论张洁作品的女性独语

——以《拣麦穗》为例

曹晨光, 王丽滨

(山西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技术系, 山西 晋中 030600)

摘要:张洁的《拣麦穗》以女性特有的独语,反映了一种世俗的荒诞意识,在对非功利的纯真感情的执著追求与呼唤中,折射出作者的“恋父情结”与“柏拉图式精神恋爱”。《拣麦穗》题材新颖、构思独特、用戏剧化的话语结构、象征主义手法和寓意,以独步卓然的创新足迹,对推动散文文体的时代嬗变,作出了探索性的贡献。

关键词:张洁;《拣麦穗》;非功利;恋父情结;精神恋爱

中图分类号: I247.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14)01-0059-06

当代著名女作家张洁的叙事散文《拣麦穗》^[1],讲述了一段让今天的读者既感新鲜陌生、可笑可叹,又备感温馨醇美、怦然心动的童年往事。其文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揭示人生,窥探命运,表现的是一种圣洁永恒的情感。作家在那个年代,期盼非功利的纯真情感,那隐含其中的凝重的生命感悟,渗透着她对生命意识的独特关注。

一、独步卓然的创新足迹

(一)不经意的介入,探索性的贡献

张洁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十年浩劫后,文艺的审美功能日渐恢复,反对狭隘的功利主义,摒弃单一的政治视野,文学创新从“政治本体论”开始转向“文化本体论”,开始关注“人性”,不再靠“瞒”和“骗”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伴随着“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宣泄,身为女性作家的张洁开始在其作品中有意表现自我意识的压抑感、孤独感和荒诞感,现代性既是城市文学的本质内核,同时其所指与能指之间又呈多元化、多层次的意分布^[2]。她深情地召唤着久违了的人性,其作品呈现出真实的生存痛感,人的欲望的合理化,逐步形成她多色彩、多情调、多深度、多层次的创作体系。

张洁女士是一位风格非常独特的作家,她不但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的每一个阶段,而且还留下自己深深的足迹。她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小说领域,

是新时期第1位连续获得短篇、中篇、长篇小说3项全国大奖的作家,并且她的散文创作也是独树一帜的。20世纪80年代初,散文由于其文体方面的原因而备受冷落,张洁不经意的介入,恰恰为其吹去了一股清新之风,对推动散文文体的时代嬗变,作出了自己探索性的贡献。

当时的散文文体尚在杨朔20世纪60年代构制的话语套路中怡然自得,张洁是哼着其清新、优美的抒情化调子走上文坛的。当她在小说中有意疏远她的这份才情时,却恰恰在散文中使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她是靠着诗人的天分、小说家的智慧进入散文美的天地,于是,她在散文中“敞亮”的成就自然蔚为大观。

《拣麦穗》从农村少女卑微的生活期待谈起,着重叙述了作者孩提时代的一段人生往事:因和卖灶糖老汉短暂的交往所积淀下的“爱”的永恒感念。一位年龄尚幼,长相丑陋的小女孩大雁,对那位走街串巷的卖灶糖老汉的精神依恋,多少带着“恋父情结”的成分,卖灶糖老汉遽然辞世,留给她的不仅仅是见证人世冷暖的“爱”的怅惘体验,更多的或许是属于人生在世存在论感知方面的意识范畴,作家于此没有明言,仅仅将之诉诸为一种“哀愁”情绪,在不无暗示的叙事、抒情、议论的各种场合进行了独到的言说。

那个小女孩想“嫁给”卖灶糖老汉是作品中最

收稿日期:2012-10-09

作者简介:曹晨光(1968—),男,河南林州市人,山西晋中职业技术学院信息技术系系主任,副教授

王丽滨(1972—),女,山东青岛市,山西晋中职业技术学院信息技术系讲师

传神的一个细节,秋天高高的树上悬挂的那个红红的柿子,也是作品传神的一笔,结合二者,作者有意保留了“女性”所特有的感觉、意识,因此,我们只能讲,作品书写的那种“哀愁”,其实寄寓的是女性独有的沧桑情韵,是女性自身敞亮的一种文化悲剧情怀。

《拣麦穗》比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颂歌式”散文,是一种题材上的突破,她立足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淡化了人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身份,书写真实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表现出对生命意识的独特思考。

(二) 荒诞的情侣,纯洁的人性

《拣麦穗》在构思上有独到之处,其以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陕北麦收后的乡村拣麦穗为背景,着重叙述了以“我”——小女孩儿“大雁”和卖灶糖老汉的交往为主线,体现了一种荒诞意识——在世俗眼中不能相容的“爱”。姑娘们的爱情期待只存在于拣麦穗这样一个生命律动的惆怅里,而婚姻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她们曾经有过美丽的梦想,但真正出嫁的那一天,才发现要嫁的那个男人,和幻想中的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她们还是依依顺顺地嫁了出去。……顶多不过是丢失了一个美丽的梦。她们自己也不会感到“过分的悲伤”。

一个生在农村的丑陋的小女孩大雁,渴望有人能疼她、爱她,在一次“拣麦穗”时,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婚恋”愿望与梦想,正是因为孩子的稚嫩与懵懂才让她从容地、欣然地选择了那个卖灶糖的老汉做“情人”,也由于老汉人性的善良和乐于奉献的情怀,二人建立了世俗人眼中荒诞的“情侣关系”^[3]。从此,大雁总是痴情地等待老汉的到来,渴望他带来的甜甜的灶糖及零食……最后,在那棵柿子树下,大雁等来了自己的长大和老汉的逝去,等待便永远定格在了那份令人怅惘的时空。这美丽动人的荒诞故事令人心酸、令人神往,其中闪烁着自然纯洁的人性光辉,表现出作家那份非功利的、超世俗的执著的追求与爱的渴望。

(三) 戏剧化的话语言说

张洁的行文舒缓从容,使人感到真挚、亲切、自然。运用戏剧化的话语格局来表现人物的个性与心理,使文章极具魅力。

如“我”与卖灶糖老汉的对话,问答之间,一个是童言无忌的少女,另一个是爽朗风趣的老者,情真意切,跃然纸上,小女孩要嫁老汉,不乏贪吃灶糖以饱口福的天性;老汉是风餐露宿孤身一人,却心性良善,对小女孩的关爱,是出于长者的爱抚,更不乏逗

乐凑趣儿,淳朴的老人,纯真的小孩,二者间情深意长的守望,恰似一缕温暖的阳光,照耀着老汉孤寂的心田,唤醒了他那几近枯死的亲情欲望,他便愈加真诚地呵护着、疼爱着这只“丑小鸭”。

“丑小鸭”匪夷所思的回答,让哄闹的笑语响彻田埂,二姨贼眉贼眼的笑,和着那些拣麦穗女子们前俯后仰的放声大笑,淋漓精致地展现出以功利取舍为指针的世俗文化的红火热闹和俗不可耐。穷乡僻壤的农村,缺少文化浸润,男女之间的话题就是平淡生活的调料,即使在以女性为主的喧闹逗乐中,也毫无逊色。大雁这番纯洁得没有一点功利的回答,把其天性中最质朴的、不带任何功利的人情美、人性美,挥洒得淋漓酣畅。

(四) 哀愁的独语,象征的隐喻

“拣麦穗”拣的是十年动乱后,遗落的那份纯朴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丢落的麦穗不仅是“物质”的遗存,更是构建丰盈“生命”的饱满的精神颗粒。“拣”回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的食物,更重要的是人们精神的粮食,在庄稼人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的收割后,遗落下稀稀拉拉的散麦穗儿,被“拣”回来的是经历文化大革命所冲淡的人与人之间的一段美好真情,饱蘸了作家对生命的感悟和人性的反思,也包含着作家对于幻梦本身的希冀。

文中通过梦幻般的絮语,隐去了大的社会背景,倾力叙写了村姑和大雁双重梦幻的失落,真实地反映了村姑婚恋理想的普遍受挫。因为丑陋,天真无邪的“我”获得了别的姑娘也许一辈子根本得不到的疼爱:一块灶糖、一个甜瓜或一把红枣……在那个物质匮乏的灰色童年里,这些都是难得的温馨而幸福的礼品。童言无忌的“我”使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在孤独中品味到了人间的一缕温情。彼此珍重,相互守望,一个是懵懂的小女孩,一个是漂泊的老人家;卖灶糖的老汉“张着大嘴笑了”,“我咧着嘴笑了”;一个淳朴憨厚,一个天真烂漫,惟妙惟肖,跃然纸上,那痴情的等待,在今天的反观中,已变成吉光片羽,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那个被丢失的“皱皱巴巴像猪肚子一样的烟荷包”,象征着“我”童年美梦的遗失。“我常常想念她”,想要找回她,表明作家对逝去的“美丽的梦”,仍然心存渴求与向往,那梦幻的破灭,给整个故事抹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似水流年,在岁月的风尘中,我们的幻想、我们的向往都似乎如肥皂泡般自生自灭。但谁又能否定,我们的心灵所承载的理想,哪怕是极其荒诞的梦想,在与现实的碰撞中,依然会有其

美丽的光芒!

作者2次刻画小火红柿子,烘托和渲染了哀伤的气氛,“孤零零的红得透亮,没让风刮下来,雨打下来,雪压下来”,既是老汉的人性的写真,又是“我”希冀和情感的象征。小火红柿子顽强的生命个体让人感到世间,或许还真有红扑扑、喜盈盈的纯真情感。当一个成年人用世故的双眸,再回首凝视童年的纯真时,是淡淡的哀伤,还是从容的反思?是不屑的自嘲,还是渴望的回归?是开心的回味,还是嘘唏的无奈?这些都隐喻在作者淡远的哀愁和独语中^[4]。

《拣麦穗》在话语中,寄寓了张洁作为女性特有的“独语”情韵,它从生命的“空旷”地带,道出了“爱”无从承诺、无处执念的无边哀愁,然而缺少了那份承诺和那份感念,女性又如何能在“麦穗”所象征的生命丰盈之大地以及大婶们所代表的以功利取舍为核心的价值世界寄身劳顿、永葆天年呢?作品中的“哀愁”蕴涵着一种执著的底蕴,它是女性吁请自身的唯一方式,也是女性叩响虚无之境,然后从虚无中敞亮自身的自我表达的唯一方式。这或许正是作品几乎以女性独语的方式感念往事,进行叙述的根本原因。

二、张洁不同作品的互文注解

作为女性作家,张洁从关注爱情、婚姻问题入手,写出了女性的追求与落寞,并对女性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反复的剖白。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无字》,道出了女性意识的沧桑与悲凉。对比其不同题材的作品,则无疑对《拣麦穗》是更重要的解梦和注释。

(一) 潜伏的“恋父情结”

写作在某种程度可以说是一种自语,正如郁达夫所言:“小说往往带有作家自传的色彩”,张洁写《拣麦穗》时已年逾不惑,这篇带有明显自传性的叙事散文,所传达和承载的生命独语难于言传。作家幼年遭父亲遗弃,随母在陕北艰难谋生。散文《拣麦穗》中小女孩大雁喜欢上卖灶糖的老汉,在其另一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钟雨爱上了比她年长许多的领导干部,这个中滋味或多或少都有张洁自身经历的投影,她曾坦言:想找一个能够疼她,又是丈夫、又是兄长、又是朋友、又是父亲般的男人。作家在作品中“掩饰了她的病态”,正如D·H·劳伦斯所言,3~6岁的小女孩如没有得到应有的父爱,在她成年后很可能产生“恋父情结”,亦称性心理倒

错。张洁正是由于幼年缺失父爱,由此产生了一种被压抑的性心理障碍,即“恋父情结”。

弗洛伊德也认为:女孩由于过早失去父爱,常常会将缺失的父爱情感,转移到现实中的某位成年男性身上,这个与父亲年纪相仿的男人,便会成为其缺失父爱的替代品。张洁那种潜在的欲罢不能、欲说还休的“恋父情结”,就潜伏在她的作品中,通过作品的宣泄,便成为另一种“性的苦闷与欲的升华”。

将文学作品投射给读者的张洁,是一个徜徉在精神世界里的理想主义的女性。她笔下的女性注重精神品味,有强烈的理想和浪漫的追求,但却徘徊于理想与现实的纠结中。当她的理想在现实中无法展现时,她就逆转寄寓过去,沉浸于回忆,将童年时代的心灵憧憬当作理想的栖身之地。她曾说过:关于童年时代的那段回忆,往往贮满了苦涩,我留恋的只是那时单一而天真的心境。这无疑解读《拣麦穗》的最有利的注脚,而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更可看作是《拣麦穗》的另类版本的独语。

散文《拣麦穗》多用特写镜头,描绘卖灶糖老汉后脑勺忽闪颤悠的白发,在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对那位老干部白发的描绘,更是栩栩如生,在常人眼中,白发并不美,而在女作家张洁的眼里,“白发”却是那样美、那样的非同一般,甚至用了“堂皇而气派”来形容,这难道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爱屋及乌的隐情吗?这其中潜伏着女作家多少失落的“恋父情结”呢!

(二) 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散文《拣麦穗》多次写到“我”对老汉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他,每回他经过我们村子,我都会送他好远。我站在土坎坎上,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山坳坳里”,甚至为了老汉缝呀、绣呀,那个像猪肚子一样的烟荷包……这分明是少女怀春的内心独语。而卖灶糖的老汉每回带礼物,见到小女孩大雁时也打趣:“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其实也只是过过嘴瘾,他明知道等小姑娘长大,自己即使没有死去,也是入土有期的苟活者了!他们之间只是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恋,但他却心甘情愿地付出了一腔真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每回都要如期而至,送给那个非亲非故、丑陋贪嘴的小女孩些许的好吃零食和渴望的礼物。

如果说这种解释较为牵强,那么《爱,是不能忘记的》便给予了更充分的阐述。“为了看一眼他乘的那辆小车以及从汽车的后窗里看一眼他的后脑勺,她怎样煞费苦心计算过他上下班可能经过那

条马路的时间;每当他在台上作报告,她就坐在台下,隔着距离、烟雾、昏暗的灯光、攒动的人头,看着他那模糊不清的面孔”^[5]。

她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钟雨和老干部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致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当然更不会有肉体的接触,甚至连手都没有握过1次。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一方面表现他们爱情的纯洁和高尚,另一方面也流露了性的压抑与渴求,当他们偶然相遇时,双方的手会突然变得冰凉,轻轻地颤抖……“她的精神明明日日夜夜都和他在一起,就像一对恩爱夫妻”,直到他死去,还希冀“能与他在天国相会”……

这份执著让人感动,没有任何物欲的要求,老干部所能给她的只是一套契诃夫小说,对于她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弥足珍贵的馈赠了。她对她的女儿说:“千万别动我这套书。你要看,就看我给你买的那一套”。“她爱那套书爱得简直中了魔”,她会“瞧着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出神。要是这个时候女儿突然走进了她的房间,她便会显得慌乱不安,不是把茶水泼自己一身,便是像初恋的女孩子,头一次和情人约会便让人撞见似地羞红了脸。”她是爱屋及乌,情愿将书随着自己的去世而埋葬,也将自己的感情一并埋葬。

《拣麦穗》从往事的追忆中,寻觅稀世的珍宝和疗救的药方,以儿童的心理世界来对比并批判成人的现实世界,便成为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大雁的“恋爱情结”是潜意识中的,因为缺少爱而渴望被关心、被爱护,她对卖灶糖老汉“柏拉图式的恋爱”在世俗眼里是荒诞的,小姑娘懵懵懂懂间只是依恋老汉,卖灶糖的老汉虽参透了这一切,却依旧毫无功利地对大雁给予无私的关爱,大雁与老人之间的感情是一种原始的、朦胧的、未被任何物欲玷污的纯真情感,是人与人之间本应存在的圣洁之情,但却因种种功利取舍限制,这份感情永远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寄托,是一份让人难以忘却的爱。但谁又能说得清:是不是作者为了掩饰其内心的精神爱恋,而故作的掩饰呢?因为没有人会觉得孩子口无遮拦的话会被世俗不容,或许我们可以从张洁嫁给一个年老的部长中找到答案吧^[6]!

(三)面对现实的“人间之爱”

《拣麦穗》中,那一老一少间的纯真感情,真的能承受生命之重吗?这情感遵循的不是成人世界的法则,它是儿童的情感与认知主导世界的,这也是长大后,感到“再也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朴素地疼

爱过我——没有任何企求,没有任何企望”的原因。

当大雁也如那些农村姑娘到了认真捡麦穗的年龄时,也许只有老汉的死,才能为这份真挚的关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留给她的不仅仅是见证人世冷暖的“爱”的怅惘体验,更多的或许属于人生在世,存在论感知方面的意识范畴,这是对成人世界被功利污染的痛惜与批判,也留给人们一连串严肃的思考:怎样才能使人们“没有任何希求,没有任何企望”地去爱和被爱。

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主人公钟雨是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张洁梦幻式的自我镜像。她追求的是一种超世俗的精神之爱,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是新时期女性文学独特的呓语,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却被传统的伦理边缘化。那“镂骨铭心不能忘记”的爱情,为遵从社会伦理道德,“不伤害另一个人”,而“割舍自己的爱情”,最终获得了至死不渝的“不朽的爱”,小说的结局和《拣麦穗》一样,老干部和钟雨最终带着难以忘记的爱和遗憾,先后遽然辞世。作家在字里行间充满着悲悯的深沉的感情^[7]。

如果小姑娘长大,卖灶糖的老汉不死,作品还会带给读者强烈的震撼吗?那淡淡的哀伤还会拨动读者的心弦吗?就像小火红柿子如果掉落在地,还会给人喜盈盈的感觉吗?故事就此戛然而止,只是凡人的生活依旧要进行下去。也许接受残酷的现实,要比沉溺于童话般的幻想中,更需要一种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忍耐担当的韧性。

张洁在《无字》中描绘的正是这种人间之爱的悲凉,她从女性的视角将情感问题反映得异常尖锐,作品没有了对爱情的神圣呼唤,字里行间充斥着对爱情的怀疑与不堪重负。女作家吴为爱上了年长很多、早年从事过革命工作的、现已五六十岁的胡稟宸,或许《爱,是不能忘记的》中没有姓名的老干部与《无字》中胡稟宸的人物原型是同一个人,但作为女性,早年对老干部式的英雄人物的膜拜,已经彻底丧失殆尽,她无情地剥离了人类喜爱的面具、社会与人生的假象,呈现出生命的原色,女性对爱情的梦想,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彻底崩溃。“对理想、爱情之类的渴望支持着很多人的人生”,张洁在感到爱情沉重时,把爱情的思考转向内部,爱究竟是什么?她选择了片段拼接的结构形态,将两个人物在一组组拼接组合中“对话”,“不同的声音”交织成巴赫金所说的人物关系结构上的“对位”,对人性的拷问在“对位结构”中得到了加强,凸显了爱的“自身障

碍”,从而也告别了她的乌托邦式的独语世界^[8]。

三、“大我”与“小我”的不同情怀

(一)“大我”的政治情怀

张洁的《拣麦穗》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散文创作奉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念,让文学创作主体的自我被代表时代政治的革命的“大我”替代,很多散文创作背离了抒发自我真情实感的美学原则。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秦牧的《社稷坛抒情》、袁鹰《井冈山记》、杨朔的《雪浪花》等选择赋予时代性的革命题材,向新中国高奏出一曲曲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赞歌,形成壮美文风配合壮美时代的“大我”书写风格。

“杨朔模式”作为当时散文文体的主流形态,杨朔自觉地站在工农群众的立场进行言说,作者自己从来不是散文中的主角,《茶花赋》中的养花人普之仁、《荔枝蜜》中的养蜂人老梁、《雪浪花》中的老泰山……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从事的都是平凡的工作。杨朔在创作中,自觉实践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实现了自我的追求与人民群众追求的一致性,自我的情感与人民大众的情感的一致性,不是简单地为人民大众代言,而是将自己化身为人民大众的一分子。

杨朔“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断片,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雪浪花》中找不到作者的自我情感,他已化身为人民大众的一员,其主角是劳动人民的代表人物老泰山,作为普通劳动者,他意味深长地说出了“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让它变个样儿。”杨朔作品中的自我情感服从于时代要求,升华出感慨:“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朵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作品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表现出了崇高壮美的韵味,但却有刻意拔高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之嫌,尤其是老泰山说:“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剪天山的云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动。”这两句话过于文雅,不太符合“老泰山”的身份,缺乏真实性。

(二)“小我”的人性抒怀

与“杨朔模式”不同,张洁的散文表现的是“小我”,同样是表现普通劳动人民,与杨朔的“大我”相

对照,张洁的《拣麦穗》别出机杼,淡化了人的社会角色,淡化了政治身份,以小女孩大雁和卖灶糖的老汉为主角,“卖灶糖老汉”没有革命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崇高的政治思想,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老百姓,是一个走村串寨,靠脚板行进,凭嗓子吆喝的乡间靠做灶糖谋生的活生生的人,他虽然还是劳动人民,但已不再是高大全式的拔高人物,丑陋而贪嘴的小女孩,渴望爱情而三五伙、辛勤拣麦穗的村姑,还有叽叽喳喳议论男女私事的乡村婆姨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幅乡野麦田的人物画廊……张洁从“文学是人学”的基本命题出发,落笔于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归意于人性美、人情美的讴歌。“人性”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一度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反动东西,张洁此时对“人性”的大胆书写,无疑是革故鼎新,她抒发自我的真情实感,回归到对女性命运的深情关注,对人性乡情的独特感悟,是其对深层文化哲思的剖白和探寻,对推动散文文体的时代嬗变,作出了自己独步卓然的探索性贡献^[9]。

张洁散文的最重要特点在于自然、真挚、感人,作家捧着一颗圣洁的心灵,来表现人情美和人性美。沈从文认为:“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从这个角度看,张洁的散文和沈从文的散文一脉相承,沈从文描绘的是湘西的乡村世界,不受近代文明玷污,不论贫富,没有压迫,是“优美、健康、自然”的,那里是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张洁描绘的是渭西的乡村世界,拣麦穗的黑白底片,这里没有阶级的烙印与政治的功利,人性之美没有被物欲熏染,单纯天真的童心成为稀缺资源,作者深情地召唤人与人之间纯真的、没有功利的情感。张洁所表现的这种有别于当时“大我”的“小我”的情感,既是对“五四”散文精神的回归与超越,也是对新时期文学如何写实地生存的思考。

四、结论

“拣麦穗”题目寓意深刻,丢落的麦穗不仅是“物质”的遗存,更是构建丰盈“生命”的饱满的精神颗粒。“拣”回来的是历经文化大革命所冲淡的人与人之间的一段美好真情,饱含着作家对于幻梦本身的希冀。

《拣麦穗》寄寓了张洁作为女性特有的“独语”情韵,作家在作品中掩饰了自己的“恋父情结”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给予了更充分的诠释。

张洁的《拣麦穗》比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壮

美文风配合壮美时代的“大我”风格,她的散文表现的是“小我”,书写真实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其作品呈现出真实的生存痛感,人的欲望的合理化,逐步形成了张洁多色彩、多情调、多深度、多层次的创作体系。

《拣麦穗》不事雕琢,娓娓道来,富于情韵,独具

内涵,像一曲咏叹调,更像一首抒情诗,感染、打动着人们的心灵,那种女性所独有的“梦”的呓语,淡淡的哀愁,赋予散文一种内在的旋律,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拨动着读者灵魂深处的心弦,而作者对生命凝重的感悟,对梦想美好的追寻,凝聚成深邃的意境,给人以隽永的回味。

参考文献:

- [1] 徐中玉. 大学语文《拣麦穗》[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39-142.
- [2] 赵双花. 新时期城市文学“现代性”内涵的变迁——以小说创作为例[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1): 72-74.
- [3] 罗兴娅. 爱上荒诞的等待者与勇敢者——论《拣麦穗》的荒诞意识及其对张洁创作历程的投射[J]. 作家, 2008(14): 28-29.
- [4] 李彦萍. 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研究[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 78-79.
- [5] 樊青美. 振翅的翅膀[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 132-135.
- [6] 王玉鹏. 论张洁早期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 宜宾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9): 83-84.
- [7] 张莹. 张洁小说的女性意识浅谈[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2): 71-72.
- [8] 方长安. 走不出的男权阴影——张洁小说新论[J]. 文艺评论, 2006(3): 56-57.
- [9] 李平.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学习指导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289-290.

Female Monologue of Zhang Jie's Works Taking *Pick Wheat* as an Example

CAO Chen-guang, WANG Li-b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anxi Jinzh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nzhong 030600, Shanxi, China)

Abstract: The female monologue peculiar to Zhang Jie's "Pick Wheat" reflects a secular absurd consciousness, and the non-utility pure feelings of persistent pursuit and calling reflect the author's "electra complex" and "Platon the Platonic love". He promote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prose style, and made the exploratory contribution by the way of the novel theme and the unique design of "Pick wheat", with dramatic discourse structure, symbolism and allegory, and his great innovation footprint.

Key words: Zhang Jie; *Pick Wheat*; non-utility; electra complex; spiritual love

(责任编辑 李世红)